



孟子約解 上孟二

經

2193
2



孟子約解卷之二

仙臺

大槻清崇士廣述

公孫丑篇第二凡二十
三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當其要路以管仲晏子

之功。可復許乎。果能不使管晏二子孟子曰。子誠齊

人也。足味嘗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耳唯聞或問乎曾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何况吾不肖之所敢比乎。曾西趙注以為曾子

之孫。注治之。然本文先子分明是子稱考之辭。則為曾子之子。可知矣。王伯厚引經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子之解。曾西字子申。曾參之子。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何其人

倫之不於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二則仲父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赫赫之烈亦當優為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然而僅止於爾何曾比予於是其不於倫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為也曾西且而子為我願之乎期其

丈夫之曰管仲以其君霸其功如彼晏子以其君顯

赫赫也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弟子曰咄以齊王

由反手也區區霸業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管晏

姑舍且以文王之德聖人百年而崩百年猶未洽於

天下三分唯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方纔教化達

文王尚不能及今言王若易然如反手之則文王不

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我詳語其所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當國運中朝諸侯有天下

赫然猶運之掌也以復成湯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蓋

世百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武丁中興之

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更賴眾賢故久而後失之也是以雖以紂

在文王手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又况

夫率天下皆莫非紂有也普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孟子卷之二 宣

難也。其不洽於天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子誠齊人也。故今時則易然也。

隨手補此句，為夏后殷周之盛。是地未有過千里

者也。三代之民，則下文其民字不說去。而齊有其

達乎四境。之民，則下文其民字不說去。而齊有其

民矣。民勢一腳寫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補寫

而王莫之能禦也。此段收不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既不以殷代賢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政猶有存者。善飢者易為食，渴者易

為飲。當此之時，仁政之易行，猶為飲食於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忽插孔子之言，為上下關

政字。當今之時，萬乘之國，直指行仁政，民之悅之，猶

解倒懸也。不啻如飢渴者得飲食也。故事半古之人，

之功必倍之。豈惟三分有惟此時為然。未段收今時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此章孟子與其高第弟子反覆論辨，以說出其點

孟子經解

卷之二

三

寧靜園藏

之論前章既盡之矣故丑不復容如此則動心否乎
疑但霸王並稱仍是舊惑未解耳
 擔當不過而動其心乎否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今日何更論乎
 其動不動乎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孟賁僅舉一物之重而夫子則荷一世之重其過也遠矣
 賁血氣之勇賁孟子不動心亦非知孟子者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蓋告子之於孟子識見學問非其等倫固矣然在當時其可與抵辯者特有此人耳故孟子呼起告子以為對敵欲使丑發下文之問以為歷辯之地耳
注告子名不害是似混浩生不害為一人然浩生是複姓字又與告字異則其為別人明矣意者告子是當時諸子之流惜其書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含後段志氣不傳於後也
 交養之說下乃從二勇士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
說起是自粗入精之法
 其體不目逃
凝然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其思悍然○撓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逃朝三字韻協
 二句申寫其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二句申寫其凝然之體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二句申寫其悍然之思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下直引其自言
 曰視不勝猶勝也
是其本領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借他形已無懼之狀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士以形已無懼之狀
 已矣
孟施舍不動心此彼無懼之勇似北宮黜似子夏道必勝之勇似此務外之學
 宮黜似子夏
道必勝之勇似此務外之學
 法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此二曾子擬舍以子夏擬黜既若判其優劣者忽又插此二句斡旋取勢而一轉歸守約二字於舍以引起

下文曾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
 勇於夫子矣見義理之勇自反而不縮理曲而氣伸雖
 褐寬博吾不喘焉懼之貌詩黃鳥云喘喘其慄自反
 而縮自壯直而氣壯矣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子又嘗云我以
 吾義吾何慊乎哉
 ○曾子不動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把曾子之言比較一番看他舍之所守持一身之血
 氣耳不得不奪守約二字歸之於大勇曾子曰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果能發此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然則心為之擾矣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告子不然則心為之役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一字斷○心本也氣末也本之不得於言
 不得勿求之於末是猶可通

勿求於心不可二字斷○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通也
 志氣之帥也宰於一心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充於百
 之運用由夫志至焉氣次焉將帥之所至卒徒皆次
 為卒徒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將帥之所至卒徒皆次
 即次之謂也楊升菴云思水而寒思火而熱故曰持
 熱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至而氣次之驗故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蓋能持其志則不至暴其氣能無暴
 孟子不動心之根本而所謂有道者正指此耳程子
 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果為能得孟子之微旨乎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如專持其志又曰持其志無暴其
 志而可者又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者又似不可不何也此不可無且曰志壹則動氣以
 本動末矣氣壹則動志也辨而未動本不可不
 蹶者趨者顛蹶忽然奔趨是氣也語急故文省耳
 五

而反動其心

夫未壹則反動其本有如此者敢問夫所以不可久無暴其氣之功也

子惡乎長

其所長於告曰我知言破他不得於言勿

告子之不得於言

此意亦不可不早辨也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

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

之氣曰難言也

蓋其心所獨得者未

初無至剛

不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以養之

而無作為以害之則我之與天一體而上

莫若道焉

今其氣配於道所以至大也天下至剛者

氣是道義之所養成

而更別無所謂直者故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

大至剛也無是餒也所以至大至剛而

義字衍文

欲然以餒矣蓋道者天理之自然不可言集義者

是集義所生者

今日集一義明日集一義積累非義

襲而取之也

非在外之義一行不慊於心則餒矣亦可

為見告子不知義

透一筆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

以其外之也

然不能集義而生浩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於預期也

勿忘勿助長也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要

其勿期之忘之助長之也

字屬上為是無若宋人然

引喻無字妙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

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

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

視之苗則槁矣

好此喻忽讀似淺近可笑者徐玩之

直養無害而已矣。一有所作為以助長之，氣則暴矣。而苗則槁矣。其為害一也。孟子取喻的切，不失倫者。此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寧獨宋人而已哉。若告人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所謂助之長者，握苗者也。所謂助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安敢望塞我何謂知言。曰：詖辭言，知其所蔽。心，○是淫辭言，知其所陷。心，○是邪辭言，知其所離。心，○是遁辭言，知其所窮。心，○是一件，夫言之病固不止四件。孟子蓋易繫辭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是可以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夫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矣，不但發於言，之有，其病必且害于政于事而施設之間，支吾

不通也。○上四句是因言以知其心，此聖人復起必四句是因心以知其害，總歸于知言耳。從吾言矣。吾言即指生於其心以下四句，不帶上四句。微而至著也。此先政而後事，自大綱而至細目也。○蓋生於其心四句是孟子邪說之斷案，平生自信不疑者，故其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善說辭之言，蓋應對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善德行之言，蓋篤實剴切語也。不可畧。孔子兼之。兼說辭與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夫言此語之難能，雖孔子有所不敢任也。○細讀可見。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今夫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見。夫子既聖矣乎。○注以德行屬養氣，以說辭屬知言。恐夫竅夫知言是知人之言，與言語之道初無干涉。余嘗謂孟子知言即夫子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耳順耳順，豈關於言語哉。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再言深也。以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既不敢居此數子。果曰姑舍是。孟子蓋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如二子其人品地曰不同道。不得把二子一樣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是也。諸家多解為與我不同道。則下文皆古聖人也之言。孟子豈不盾耶。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伯夷之所以為道如此。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伊尹之所以為道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於孔子問目之外更添者。以與二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孟子有此一副大志願。所以能不動心。能養氣能知言。且乃舉子夏以下數子以擬之。何不知甚。孟子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其所以異者。則留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

所好者。蓋下文所引三子之言，有詞氣抑揚，失於太過。非虛譽也。○趙注：孟子知其言大，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宰我意蓋謂：以予一人之見，觀大聖亦未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子貢意謂：吾夫子見先王之禮而能其德之美善，由百世之後，差等品第百世之王而莫之或能違忒也。然後斷然知其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蓋知政知德，差等百王，是孔子之所以異乎羣聖人也。耿楚侗曰：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是說得之。若屬之子貢，則孔子之所以盛，本文絕無所見耳。讀者詳焉。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

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若意謂：為然哉！雖麟鳳之靈，岳海之大，亦不出於鳥獸山水之類。即聖人亦惟斯民之類已。然而至我夫子，特出於斯民之類，而又拔乎羣聖之萃，然後斷然知其自親在其教化薰陶之中，而中心悅服之至，自應有真覺其盛德如此。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若以辭而已矣。賢於堯舜，未有孔子出類拔萃之言。將置他羣聖人於何地耶。謹按：程子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夫聖一也，雖夫子盛德，豈有遠賢於堯舜之理乎。程子蓋求其說而不得，於是立事功之說，以通之。以愚觀之，是恐不成說。何則：夫子之教，萬世服從者，是夫子身後之事。宰我豈豫料以為賢於堯舜乎。且身親炙夫子，舍目前盛德而歎身後事功，亦非人情。抑以事功為反在夫子之下乎。萬萬無此理矣。聊錄之。

管見以待識者之明辨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此謂霸必有大國若無大國不足資以

成業矣○有大國與下不待大對以德行仁者王此

看則是有無之有不是保有之有王不待大其所以由起不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其不待此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其力

大如此而服之也不得已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非初有勢力位號之可畏也○觀前

信然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蓋前章公孫丑霸王並稱之言本當明辨以解其惑

者持以其有急焉者姑置而不論故作者直接此章

於此以補前章之闕也為刃者其亦知所辨哉

謹按思字在詩為語助此章引為心服之證則心思之義猶敬止之止大學引為心止之義也然以

文法言之當曰無不思服古人斷章取義其不拘文法如此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雙提今惡辱而居不仁是

猶惡濕而居下也隨手側重不仁則辱一句以起下

豈不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因其羞惡之心賢者

在位頂貴德○輔能者在職頂尊士○百國家閒暇

幸無內變及是時明其政刑乃國本固而雖大國必

畏之矣何榮加之○此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反映國

二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政刑明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反映雖大國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

又引孔子之言正喻雙收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

樂怠敖

乃國事非而是自求禍也何辱加之此節國勢感矣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上一句雙結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

福自己證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

禍自己證此之謂也故以章是為小國之君發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滿朝皆得其人矣則天下之士

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聞其用士有道孰不欲市

市廛而不征

或賦之廛稅而法而不廛或不立之市法

稅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聞其待商有道孰不欲運

其貨而求

關之關譏而不征而不取其貨稅則天下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聞其待旅有道孰不欲

耕者之民助而不稅

但使助耕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

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聞其待農有道孰不欲廛邑中

無夫里之布

不征一夫所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

之氓矣

聞其待民有道孰不欲信能行此五者則鄰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然則鄰國之民率其子弟攻

其父母

即若鄰國之君率其民以攻我自生民以來未

有能濟者也

為此大不順之舉而能濟如此則無敵

於天下

父母之所至豈有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除亂皆得奉天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章是為大

以無敵於天下言之

謹按夫里之布注引周禮及鄭注解之其說不分明或云夫布戶別錢也里布地子錢也或云夫布無職者之罰布里布宅不毛者之罰布今詳本文夫里之布是一布不必分夫布里布為二布蓋此里是邑中之里夫一夫也里居也布錢也是言不征一夫所居之布也郝京山曰謂免其門攤錢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本無聖凡之殊也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非如衆人之昏迷蔽塞不能達之於用也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為人君者可不先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且驗之倉卒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智愚

且驗之倉卒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智愚

賢不肖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不著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真心呈露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無一點機詐即是羞惡之心一齊呈露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無一點奔競即是辭讓之心一齊呈露非惡其

聲而然也此三句從前未見如此解者吾得之郝京山矣蓋必如此而下文羞惡之心以下方有所承耳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

久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此節承上四句反說一番明既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節又承上四句正說一番明四者之發即仁義禮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而無四體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而無四體

端亦猶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不以先
 如此也。而自賊其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其君而賊其
 身者也。君者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推廣其
 也。以滿本然若火之始然。不可撲滅泉之始達。滾滾之
 量矣。得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之遠亦不難保矣。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充之不至雖家庭

謹按仁義禮智加信是漢儒五行配當之說耳本
注程子之言雖有理恐不可攬入以說孟子之書
也。本文明言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
體則孟子唯說四端未嘗說五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夫不忍之心人皆有
 何曾欲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乃就今日
 傷人耶。

言之則矢人果巫匠亦然。豈唯矢人函人哉利生故
 不仁於函人矣。之巫利死之匠亦復然故
 術不可不慎也。慎其所擇乎。孔子曰里仁為美擇
 不處仁焉得智。然則君子擇術夫仁天之尊爵也。未
 受人之安宅也。舍仁將何適焉。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
 也。自棄其尊爵而棄其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
 也。既無四德之足以服人人役而恥為役。役終不由
 則欲不為人役得乎。引人而恥為矢也。於恥哉。如恥之
 引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亦何能免。如恥之
 莫如為仁。仁因其愧恥之心以引之於仁者如射射者
 正已而後發。於人固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於人亦
 反求諸已而已矣。所謂為仁由已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欣字禹聞善言則

拜不覺大舜有大焉比之禹與子路襟懷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始無所繫吝也○八字一氣讀樂取於人

以為善不復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自耕稼而陶

帝無非取於人者不持一時為然其自取諸人以為

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人之有善者吾相與究而竟之

必作助字看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然則人可不知所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必擇其君而後事之非其友不友必

其友而後交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不與惡人言不但

也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有不能一息安者矣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推究其惡惡之心是故諸侯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蓋辭命雖善其不受也

者是亦不屑就已伯夷之行究竟不屑於就也

總托出他字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亦且不卑小官亦且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不敢盡其道也遺佚而不怨

不怨乎人阨窮而不憫不憫諸已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

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既如此故由由然與之

偕而不自失焉其時人援而止之而止其欲去援而

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柳下惠之行究竟不屑

節。總托出他。不恭字也。孟子曰。伯夷隘。斷一字。柳下惠

不恭。斷二字。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結語引而不發。有

子所由。即夫子無可無不可之道。所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願學孔子。第二章論之詳矣。或云由

其清和。而不由其隘。不恭。夫清和雖至。皆局于一偏。豈孟子之所由哉。雖

謹按。塗炭有二義。書仲虺之誥曰。民墜塗炭。是言其疾苦之甚也。此章坐於塗炭。是言深汚之甚也。

即下文若將。澆焉之意。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有險。地利不如人和。無

之險。先提二句。三句。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

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利以攻者。驗之。城非不高也。池非

不深也。既如此。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更

兵革米粟之委而去之。然而人不為。是地利不如人

和也。地利守者。驗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惟顧人心。如

引古語。結上地利一段。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

攻親戚之所畔。商周牧野之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尚何天時地利是恃哉。蓋人君真誠得其道。能

利。不必用者矣。然當時君臣。惟以攻伐為賢。天時地

故。孟子推其本。而詳論之。蓋亦憂時之苦。口婆心耳。

孟子將朝王。蓋在鷄鳴之後辨色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用曖昧之辭，或解者矣。○是係託言，故說之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出之時，將視朝。臨之。○禮以入。君日出而視之，始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疾罷朝耳。
○語語婉而冷，雖曰不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要孟子吾則不信也。
孟子一瞥洞知其假託之情，故不復明日。其明出弔於東郭氏，蓋欲使王知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微意故有此問。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謂我出之後，王必使人來問疾，故王使人問疾醫來。果如其度矣。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

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亦不悟孟子告公孫丑之意，故使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然，吾言殆為虛罪也。○其恐怖，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謂舍人必以前言答之，則庶幾因以得達已意於王。何料孟豎子彌縫之對，乃公事矣。故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宿於景丑氏。以發其本旨也。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且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子之意，蓋暗指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承順為恭耳。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是以暗君庸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非以

王望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如何以不敬之言加我

王乎乎○孟子專舉平王所以

以事王者答之若不語景子之意其因便一喝齊臣承順之徒耳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所問非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其急於

此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

然是之問耳○景子從前以臣曰豈謂是與禮之所

道視孟子所以又有此問今日身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聖門本無與人校之教曾

言道所以下文下之解釋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

二哉夫晉楚有爵而齊亦有爵矣曾子有齒德而孟

歟故將大有為之君暗屬望必有所不召之臣隱然

欲有謀焉則就之固無使未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

足與有為也惟其有為之君尊之如是也所以所不

有為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有所以不召

故不勞而王為矣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有

臣不召之故不勞而霸為矣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

尚其無一箇大有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亦以其無一箇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

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夫孟子
不為而並稱之者何邪蓋當時齊國雖姓既改矣而地
則依然桓公舊封是以管仲之功赫赫在時人耳目
故姑舉以告景子併以警發齊王耳雖然景子或不
省微意所在遂以管仲望於結末直以如公孫且一
則不可之著明已之作用出於彼所為萬萬耳○自此以
仲至末章凡十三章宜為孟子在齊紀事本末讀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言其量
因下七十鎰也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
而和是一百鎰也十鎰而受上兼金一百而和是兼金也前日之不受
 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
 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夫此受不受之間必有一不

是者孟子曰皆是也其受不受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蓋在宋之時有事遠行者必以贖此禮也辭曰
 餽贖使奉其君命之辭也予何為不受所以為今日
 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蓋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
臣微服過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使奉其君命之
宋之類予何為不受所以為今日之若於齊則未有
 備之資也予何為不受是也若於齊則未有
 處也既無遠行戒心等事是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是則兼金一耳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君子之
全然一貨物耳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君子之
受亦之適安有可為貨物所羅取者乎所以前日之不
以形之而作者之欲使之係孟子於前章之次其意又有可推
者蓋齊王之欲使屈孟子以前章見也孟子或既有去

齊之志而王賙知之故致此過厚之餽欲以羈縻之猶下章養弟子以萬鍾之意所以孟子有貨取之言也然豈有全無者乎

孟子之平陸以事之平陸也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守衛一日而三失伍不在班次則去之否乎

乎曰不待三職安在所以不待三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豈惟三失伍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救與芻矣求救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知吾

必當反之其人而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不當立視其死也

距心遂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蓋靈丘大夫蚘鼃蓋大夫耳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此語止為王誦之喻王也諷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心服

謹按閻百詩曰孟子之平陸首但其人之官職

耳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維何又

補出於孟子之口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

法也余云離婁篇公行子有子之喪章首但叙其

人之官職曰右師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

口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其字維何又補出於孟子

之口曰讀史記攝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

兵戰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

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問七國時尚

孟子

卷之二

九

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
 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為喻余
 以夫戰者有進死無退生一失其行伍以走輒斬
 斬再失伍又故不斬直至三日之戰一失伍救不
 是雖宋襄之仁且不為而謂孟子發此迂遠之問
 耶則即所見以為
 喻者益不可易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蓋不得其職而請士師則
 責者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其間王刑罰
 不熟未可以言與何其與初意蚺鼃諫於王而不用
 致為臣而去好男子可與語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
 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蓋齊人但知律孟子以
 實未為臣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是人臣進退
 我無官守妨礙無我無言責也不去又則吾進退豈
 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又安得把蚺鼃
 孟子為卿於齊雖未嘗為臣位出弔於滕蓋充正使
 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是王之嬖臣故今持
 之選使其與孟子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
 同行蓋寵異之也之言行事也蓋以王驩非可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
 為小矣固無不可言之嫌也○章首云孟子為卿於
 攝卿而行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又不可為無可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眾

既治之而使事皆得其宜矣。我不復須與王驩言也。
○蓋其所以不與言有難顯言於他人者故直據實
事答之欲使丑
深思其故耳

孟子自齊葬於魯。葬其母反於齊止於贏而反未入

國都且止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

事嚴不敢請。以其嚴急故今願竊有請也。今方得問
矣不敢不

問以木若以美然。恐治喪之道不必
如是之過厚也曰古者棺槨無

度。無一定之制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法
制

一定無貴賤
皆得用之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其必用
厚如是

然後庶幾盡於心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為分不可得為與力不能得。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
為皆不足以為盡其心矣

之吾何為獨不然。今我方既得之又為有財則何為
獨不用古人所由而從其厚乎

且比化者。說見梁惠王
篇第五章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

乎。且夫及親體之變化不使土親近其肌
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遺恨乎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通與為天下儉其親。然則吾之用太美之木
而從其厚豈有可復疑

者乎○蓋當此時楊墨之言塞路天下皆以薄葬為
其道也一視孟子行古道則反駭觀以為異事若夫

戚倉既得以此沮魯公即虞充亦不免有太美之
疑甚哉邪說之害也孟子安得不辭而闢之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固有可伐子
之理矣

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夫土地人民
受之天子傳

為之先君固不得私付之他人而有仕於此也。可觀夫士
之臣者又安得私受之乎

此仕字疑當作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

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蓋沈同以私來問，又未始言齊之將伐燕也。故孟子特以其可伐之理告之，不復及
 耳。其他齊人伐燕，蓋沈同之問，雖以私然，其實陰與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言如此而伐之也，謂彼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必也湯武其人而後始可以致天討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吾之所以答沈同，亦何以異於此哉？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哉？夫非湯武之征伐，即是非堯舜之授受，其為無道一也。吾何為得而勸之哉？

燕人畔。蓋齊人取燕之後，未久而畔之也。後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若使
直告之，孟子將必有因其慙愧之心，以引之於仁之
大作用，而徒告之親狎之臣，以供其誣罔，不亦惜哉？
 陳賈蓋親狎左右者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與燕人畔，畔字照應。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
 而解之。然語熱甚，亦宛然。箇臧倉矣。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
 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
 有過與？詰問至此，賈之意可想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

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所答忽然出其意料外且古之

君子過則改之。暗指周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暗指齊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

民皆仰之。更其晦而明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

為之辭。文其非而過心中又生過焉。蓋孟子窺陳賈

遁辭知其

孟子致為臣而歸。是未發軔之時。○前之譏所王就

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指前日授以十萬

之事。○蓋此不肖之前日與前日於齊王魏兼金一百及前

且然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且下解為未到國之時則淺近不通得待同朝甚喜指

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我之不欲富應不待今日而後知乃欲以萬鍾留之豈忘前日

辭十萬季孫即魯之季孫氏曰異哉子叔疑蓋亦季孫使之事乎

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其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底到

乎不知饜豈不足為異乎季孫之言止此人亦孰不欲富貴過接得妙蓋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爾時未有賤丈夫焉後世有一箇必求龍斷而登

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夫征商之法今世慣視以為常事其實以此貪饒漢為濫觴耳

○蓋齊王之欲留孟子其意不為不厚矣但未知其大本領所在而欲以一教授先生待之若使他人處之時必有憤懣不平之言而孟子則從容以答曰然夫欲富之說舉季孫之言與賤丈夫之事以為一場話說付之一喙耳何等豪爽快豁抑齊王果能委任以國家大政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又何不可留之有而王終不出于此其不足與有為亦可知矣

謹按季孫之言以異哉起當至於為卿而止人亦既不欲富貴以下是孟子另發議論而龍斷之話自說自解亦其慣用手法如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之類莫不皆然此等文法深於七篇者自能有悟焉耳若以為孟子解百餘年前龍斷之語殆不成歌語耶

孟子去齊宿於晝是既發輒宿其有欲為王留行者西南近邑之時

蓋親近齊王有維是此危坐字而言坐拜跪而不應教隱

凡而卧教情○是所謂之其所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

後敢言敬既如彼且夫子卧而不聽先生之傲且請

勿復敢見矣將退去曰坐此坐字是安坐○問百詩

見此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於子思未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泄柳申詳之於繆公未嘗頃刻

不能薦進善士使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柳申詳

單揭子思以擬已身分也蓋謂子平日不能使齊王

尊禮我如繆公之於子思而今臨其行遽欲以口舌

留之是豈為長子絕長者乎使客悟其平日長者絕

子乎使客悟已今日不應之為是也

謹按徐岩泉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

孟子去齊是既出畫猶未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無擇君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不免志在利祿也千里而見王非欲其

不遇故去速矣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與滋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予字哉此色

數下十字百千里而見王一王字是予予字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予字所欲哉予吁字不得已也予予字三
 宿而出晝於予予字心猶以為速無所用其濡王王
 二庶幾改之王三王字如改諸則必反予予字夫出晝
 而王四王字不予予字追也予九予字然後浩然有歸志
 平生塞天地之氣不能行之天予予字雖然豈舍王
 下而徒施之歸志其亦可悲矣予予字雖然豈舍王
 五王字哉王六王字由足用為善明之用其不王七王字如
 用予予字十一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無所用其
 也王八王字庶幾改之予十二予字日望之以上一百餘文
 語是王可見當時除齊王無足用為善者而可用安
 天下之民者亦舍孟子其誰也齊王之與孟子宜相
 得而為用者如此而事勢乃至于此千載之下予豈
 尚可大息况親當其局孟子心事其為何如哉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前段至誠懇惻之
 者簡潔猶不可已故又借他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
 也孟子至誠流出之言雖以尹士之淺見自信猶自
 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之言而王不能遂復伐燕取
 之既而燕人畔其言果驗王於是其甚慙於孟子當
 此之時若能因其甚慙之心以改其與兵構怨之習
 斷然大用孟子以專行其仁政乎則豈徒齊民安天
 下之民皆安矣王則不能然而又惑於邪臣文飾之
 說終於從而為之辭故孟子不得已致為臣而歸也
 雖然王既已有甚慙之心則猶尚有一綫可改之機
 矣是孟子之所以眷戀願望而庶幾其萬一也歟嗚
 乎可不重歎哉

謹按士則茲不悅茲讀為滋古字通用即前章弟
 子之感滋甚滋字左傳昭公七年三命茲益恭漢

書滋多作茲皆可徵。盧未人乃謂茲字重着。孟子平日所為皆悅服。獨於此處不悅之。亦坐不知茲之為滋耳。

孟子去齊。境之時出。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何與。今日不相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提筆擡出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殷湯周文。其間必有名世者。伊尹太公。即其

以當世之務。自名者。孟子蓋隱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然。自古也。○一脚接彼一時句。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自今日。以其數則過矣。既過了二。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大亂極矣。而方可以有一時也。夫天未欲平治

天下也。○出提筆擡。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至此顯然。以當今名。吾何為不豫哉。夫天既舍

我而不使。其平治天下。則亦已矣。固無怨之之理。又

何為不豫之有。抑以血肉之軀言之。雖孟子亦人耳。

宜不免。有之不豫色。即夫子大聖。亦嘗有莫我知也。夫

之嘆。當此之時。聖賢之心。一以天斷之。未曾毫置。怨

豫。尤於其間也。由此觀之。充虞雖親見其有不

謹。按孟子之文。多一頭兩脚法。此章亦以是法解

之。前後語意照應。若以此字為今日。則是孟子以

道之不行於齊。故方且怨天尤人。也。而可乎。抑以

無事之日。而發之於莫我知也。夫之嘆。後耶。蓋聖

賢一揆。孔子同道。夫子知我者。其天乎。之斷。即孟

子舍我其誰也。之任耳。豈有以此一時也。自護而

見不豫色之孟夫子乎。是實吾道大節目之所係。而

以不辨。

孟子去齊居休。是既出境後。暫止于公孫丑問曰。仕

齊。鄒中間地之時。

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夫曾子居武城全是師道也。子思居衛全是臣道也。獨孟子之在齊將謂之師道則身在三卿之中矣。將謂之臣道則未嘗受祿焉。丑之所以不免有此一問也。臣曰非也。其意猶言古固於崇吾得見王。蓋察其終非大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授以十萬之祿亦所不繼而有師命。然而齊王禮待之厚。不可以請。是其於義無復久於齊非我志也。雖則以情義留其久於可強辭耳。久於齊非我志也。齊竟非吾志也。○郝京山云仕而不受祿千古惟孟氏詳論師道之尊而下足言矣。○蓋此篇自第十一章孟氏詳論師道之尊而下十二章皆敘孟子在齊履歷而未始說出師字。直至結局此章方始揭師命二字以見其仕齊始終以師道未嘗為受祿之臣也。是亦作者編次之意所在不可不詳也。

謹按趙注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孫疏則云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郝京山亦云繼而齊王

此以客卿待孟子有師事之命得此二說益信余解之不誤耳

孟子約解卷之二

門人
 山城 荒井道子遠
 肥前 川崎勤子精 同校

馬子自撰卷之二

門人 張前 山 蘇 兼 共 數 千 餘 日 林

[Faded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